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 年 6 月 12-14 日)

1、《福布斯》：构建人工治理需要多管齐下

6 月 11 日，《福布斯》杂志刊登其联合创始人兼高级记者加里·德雷尼克（Gary Drenik）的文章《治理在塑造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作用》。文章指出，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需要多管齐下的方法，并为开发和部署提供明确的保护监管。一是要定义核心道德原则。人工智能治理的基础在于为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建立明确的原则和框架。核心原则包括 FAT 框架—公平、问责、透明—以及数据隐私、准确性、合法性、准确性等。二是优先考虑负责任的数据实践。数据最小化实践应是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将数据收集限制在人工智能功能所必需的范围内，并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实施负责任的做法，包括数据匿名化、安全措施和用户同意。三是提高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可解释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促进信任和实现人类监督至关重要。通过了解人工智能如何得出预测，人类可以评估输出的有效性并识别潜在的偏见或错误。四是促进与利益相关者的协作。有效的治理需要协作的方法。

创新者和研究人员必须与政策制定者、学者、科技公司、行业专家和民间团体合作，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服务于公共利益并促进公平的结果。

<https://www.forbes.com/sites/garydrenik/2024/06/11/governance-s-role-in-shaping-responsible-ai-development/>

编译：曾星月

2、彭博社：人工智能改变战争和世界的六种方式

6月9日，彭博新闻社刊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的文章《人工智能改变战争和世界的六种方式》。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可能改变战争和世界的六种方式，认为人工智能（AI）的发展既能产生正向影响，也可能导致毁灭性后果，但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最终将取决于政府决策。因此，美国等国应负责任地创新 AI 技术，在发展技术的同时，维持基本有利的世界秩序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一，人工智能不一定会让战争失控。尽管人工智能的确可能改变战争的方式，加强战争烈度，但是大国会坚持人类对于关键武器与决策的控制，而且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决策者在“战争迷雾”更好判断局势，降低其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进而提高危机

管理能力。第二，威权国家难以借助人工智能控制世界。尽管人工智能能够降低威权主义政权进行专制统治的成本并增加其回报，但是威权统治也制约了信息自由流动，难以吸引顶尖人才，最终导致其难以在人工智能竞争中取胜。第三，人工智能将更多地加强而非彻底改变力量平衡。AI 能够在某些方面赋能弱势国家，由于开发先进 AI 的费用高昂，最终依然是美国等富裕国家从中受益最大。第四，人工智能不一定会根本上破坏美国的联盟体系。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在 AI 问题上的政策有所区别，人工智能的确可能分化美国的盟友体系，但美国能够借助其盟友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凝聚盟友在 AI 问题上的共识。第五，人工智能在加剧大国科技竞争的同时，也为大国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尽管中美两国都在努力获取 AI 领域的单边优势，但两国也具有防范 AI 被用于恐怖主义等共同利益。第六，人工智能将改变公私部门之间的影响力平衡，掌握先进 AI 技术的科技公司逐渐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但政府也会采取措施加强自身对 AI 技术的控制，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features/2024-06-09/how-will-ai-change-war>

编译：赵英慧

3、CSIS：人工智能的实质风险

6月1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在其网站发布该机构战略科技计划主任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撰写的文章《人工智能的实质风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AI）已成为商业领域不可或缺的工具，广泛应用于制造业、金融和研究等领域，帮助企业管理客户关系并提升生产效率。类似于互联网发展初期逐步实现其潜在价值的过程，AI技术也将持续重塑经济结构。当前，关于AI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潜在风险及如何通过道德规范确保其合理使用上。近年来，生成式AI（GenAI）引发了广泛关注，代表产品如ChatGPT能够独立生成文本和视频等内容。然而，AI技术对网络数据的依赖也引发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挑战。此外，AI被误认为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或成为自主意识形态的威胁，而这种看法忽视了历史上自动化技术对就业市场的正面影响，即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和财富。尽管AI带来了新挑战，但过度强调其风险可能会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例如，欧盟对数字技术的严格规定已被认为抑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最佳利用AI

技术加速创新和生产力提升，以及如何公平地将生活水平的改善惠及所有公民。正确的政策应当平衡潜在风险与 AI 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非简单地回避技术发展。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how-multimodal-ai-could-retool-global-crisis-response>

编译：陆逸沛

4、皇研所：应在人工智能模型中嵌入第三世界民族文化

6月7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在其报告集《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的挑战》中收录乌得勒支大学伦理研究所研究员亚瑟·瓜格瓦（Arthur Gwagwa）评论文章《抵制殖民主义——为什么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嵌入历史上受压迫者的价值观》。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具有强烈价值色彩的“文化-技术”综合体，并可能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故必须在人工智能模型中体现曾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否则上述国家将面临西方人工智能模型的“数字殖民”，导致本国文化式微、社会割裂。为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在人工智能治理中采取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充分听取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企业、社区的意见，确保第三世界的利益不会被

排斥在外。其次，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走自己的人工智能治理道路。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充分发掘自身传统文化，走出与主流西方国家不同的人工智能治理道路，并将自身成果与见解同世界分享。最后，建立人工智能治理国际论坛。该论坛将为第三世界提供与西方主流人工智能国家平等对话的机会，增加国际讨论的多样性，共同塑造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普遍性规则。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6/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challenge-global-governance/06-resisting-colonialism-why-ai>

编译：高隆绪

5、CSIS: 人工智能如何塑造未来威慑力

6月10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登了其未来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数据助理研究员亚西尔·阿塔兰（Yasir Atalan）和研究助理何塞·马西亚斯三世（Jose M. Macias III）的报告《算法稳定性：人工智能如何塑造未来威慑力》。报告主要研究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如何影响国际危机决策过程。为此，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未来实验室在2023年邀请国家安全专家参与危机模拟推演，分析参与者在危机升级情况下的威慑策略

选择。结果发现，AI 本质上没有直接引起危机升级，决策者倾向于在部署 AI 系统之前，先检查算法推理过程。此外，结果也强调军事目标识别和情报在未来危机的重要性，尤其是了解 AI 在敌对方战斗网络中的深度和广度。经过危机推演，报告提出三个政策建议。首先，美国需要拥抱敏捷思维，停止夸大军用 AI 威胁，对技术进行更多测试，基于全球信息优势演习（GIDE）系列项目，推进联合作战概念的实施。其次，在面临 AI 驱动的网络战，国防部需要深化战役分析，评估并更新网络策略和目标识别方法，以适应网络环境特征。最后，美国需要思考 AI 时代军控规范设计，规范网络战军事行动，考虑加强二轨对话，更有效地管理危机。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lgorithmic-stability-how-ai-could-shape-future-deterrence>

编译：陈芳芳

6、《外交政策》：美国在 AI 监管上的滞后与挑战

6月10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全球商务系主任巴斯卡尔·查克拉沃蒂（Bhaskar Chakravorti）的文章《华盛顿如何错失人工智能监管良机》。文章探讨了美国在人工智能（AI）监管方面的不

足，指出国会发布的政策路线图未能有效应对 AI 带来的关键挑战。尽管路线图建议每年投入 320 亿美元用于 AI 创新，但缺乏具体法规，未能建立公众对 AI 的信任。文章还批评国会缓慢行动的策略，使美国在 AI 监管上落后于欧洲和中国。欧洲已颁布 AI 法律，中国也在建立具体政策框架，而美国过度依赖私人部门，忽视了公共政策的作用。去年，商业领域在 AI 上的投入为 672 亿美元，而联邦合同在 AI 相关领域的投入仅为 46 亿美元。在劳动力市场影响方面，路线图虽提及 AI 对劳动力的影响，但缺乏具体指导，未保护高风险群体如黑人、西班牙裔工人和女性。在没有联邦 AI 立法的情况下，个别州试图填补空白，但效果不佳。即使是纽约市的 AI 偏见法也被认为缺乏实效。此外，路线图在医疗保健和刑事司法等关键领域回避了建立信任所需的具体建议。例如，未提出明确原则来平衡患者隐私与数据利用之间的关系，也忽视了执法机制在应对 AI 辅助的在线儿童性虐待材料方面的滞后。文章还指出，在 2024 年美国大选中，路线图建议减少 AI 辅助的虚假信息传播，但缺乏实际联邦法规。目前只有少数州通过了相关法律，大多数州仍然缺乏行动。最后，文章呼吁采取更积极的监管措施，确保 AI 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和可信应用。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6/10/how-washington-missed-t>

he-boat-on-ai-regulation/

编译：周正

7、The Critic：欧盟对人工智能的过度监管

6月9日，The Critic 网站刊登了 Brussels Report 主编皮特·克莱普（Pieter Cleppe）的文章《欧盟对人工智能的过度监管》。文章提到，今年，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使欧盟成为全球首个全面规范 AI 的地区。欧盟希望其立法能影响全球，但有专家怀疑其全球影响力，认为只有与国际平台相关的高风险 AI 系统会受影响。2022 年，有专家提出，欧盟需通过建立联盟而非单边行动来维持领导地位，并应避免孤立。合理利用非欧盟技术，前提是这些技术不违背欧盟价值观或带来风险。目前，AI 法案未能有效区分闭源与开源 AI，可能使透明项目受制于与闭源相同的法规。企业高管曾警告，高昂的合规成本和责任风险可能迫使 AI 供应商离开欧盟。AI 法案可能让欧盟委员会拥有过多自由裁量权，影响工业政策和 AI 模型认定。数据访问是 AI 创新的关键，合成数据有望推动市场增长，但严格的数据共享规则可能抑制创新。欧盟的过度监管可能不会成为全球标准，反而可能限制其在数字领域的领导地位。尽管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GDPR）被全球采纳，但欧洲政治家担心其可能阻碍数字创新和经济增长。若欧盟继续推进过度监管，其他地区应避免效仿。

<https://thecritic.co.uk/the-eu-is-overregulating-ai/>

编译：刘嘉滨

8、《英国金融时报》：欧洲为何必须维护其全球货币地位

6月12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皮耶罗·奇波洛内 (Piero Cipollone)撰写的文章《欧洲为何必须维护其全球货币地位》。文章指出，欧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长期占据第二大货币的位置，但其国际地位正面临人民币竞争加剧与全球货币体系潜在分裂的挑战。为了维护和加强欧元的全球货币地位，欧洲需要实施内外两方面策略。从内部看，首要任务是确保经济政策的稳健性与价格稳定，以增强市场对欧元的信任。一是通过深化欧洲资本市场联盟，提高欧元区债券市场深度、流动性和信用质量，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解决储备管理者对资产短缺的担忧。二是建立一个安全、技术先进的支付和结算基础设施，作为金融压力时期的避风港，提升欧元国际信誉。在外部层面，欧洲应积极寻求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推动跨境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

和兼容性。如链接欧元区的即时支付系统与全球其他快速支付系统，或参与构建多边支付平台，这有助于加强与新兴市场和其他关键贸易伙伴的金融一体化，同时也为未来数字货币的跨境使用奠定基础。这些合作不仅能够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的便利性，也是增强欧元国际地位和战略自主性的重要途径。

<https://www.ft.com/content/27aaf007-a1ae-4aa9-80d0-21f7acf25032>

编译：盛邵萱子

9、《外交事务》：布干维尔：不确定的未来

6月12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部博士候选人凯文·普伦（Kevin Pullen）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文章《布干维尔：不确定的未来》。文章主要讨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地区自《布干维尔和平协议》签署23年来的和平进程以及当前面临的不确定性。该协议结束了地区长期内战，并规定了包括领土自治、武器处置和非军事化进程在内的复杂措施，以及未来可能的独立公投。尽管2019年的全民公投以压倒性多数支持独立，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政府和布干维尔政府在后续的磋商和自治安排实施上遇到了诸多困难，

包括新冠疫情影响、技术问题争议以及关键措施进展缓慢等。这些都对布干维尔和平进程的下一阶段产生影响，可能导致两政府间紧张关系加剧，甚至重新爆发冲突。同时文章分析了布干维尔未来政治的可能形式，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布干维尔分阶段、有序地规划成为独立国家，同时保持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紧密社会和文化联系，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一定角色。文章强调，这种方法对于解决布干维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并可能为双方带来“双赢”的结果。最后，文章呼吁两政府继续对话并通过谈判达成最终政治解决方案，以避免破坏这一被认为是当代最成功的和平进程之一。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bougainville-an-uncertain-future/>

编译：叶丽娜·叶尔兰

10、布鲁金斯学会：德国自相矛盾的欧洲议会投票影响欧洲稳定

6月11日，布鲁金斯学会刊登该学会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康斯坦茨·泰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撰写的文章《欧洲稳定，国内紧张：德国自相矛盾的

欧洲议会投票》。文章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德国区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在欧洲层面，德国保守的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在选举中名列第一，这有助于欧洲主流中右翼政党的欧洲人民党（EPP）党团获得席位，使欧洲人民党很可能成为未来五年欧盟领导层选举联盟的核心。来自基民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很可能连任。在全球不确定性和战略风险之际，EPP将为欧洲提供一些急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德国层面，选举结果可能会对德国在欧洲发挥其影响力的能力产生影响。根据德国选票的初步最终计票结果，基民盟和基社盟合计获得了30%的选票，右翼强硬派德国选择党（AfD）的得票率为15.9%，总理朔尔茨所在政党社民党的得票率跌至13.9%，是该党有史以来的最糟结果。“交通灯联盟”中其他两个执政党绿党及自民党的得票率较上一次选举也都有所降低。欧洲议会选举由欧盟成员国管理并由国家政党竞争，因此该选举也被视为对现任国家政府的公投，说明德国执政党让选民们深感失望。对此，德国提前选举的可能性很小，可能导致德国政治中心更加紧张和内向。

<https://www.brookings.edu/people/constanze-stelzenmuller/>

编译：宋琳琳

11、皇研所：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影响

6月11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刊登了多位研究员和项目主任共同撰写的文章《极右翼的收益将如何影响欧洲议会和欧盟》。文章结合近日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从移民政策、气候政策、外交和国防政策、经济政策四方面分析极右翼政党上台后的政策倾向与影响。第一，在移民政策中，极右翼的反移民立场逐渐成为主流。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极右翼政党抓住对外来移民占用医疗保健和住房资源等议题，煽动对立情绪，收获大量支持者。很多中间派政党为收获选票也开始在移民问题上与极右翼走近。第二，在气候政策中，极右翼政党对“欧洲绿色协议”提出质疑，并且强烈反对《自然恢复法》和欧盟提出的减排目标。随着极右翼在欧洲议会中影响力的扩大，欧盟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全球领导力将会减弱。第三，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极右翼政党反对欧盟东扩的立场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极右翼政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匈牙利、奥地利等国，民众对欧盟扩员持怀疑态度。第四，在经济政策上，如果欧盟面临威胁经济稳定的新挑战，那么极右翼政党将会以国家主权为由抵制欧盟一体化进程。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6/how-will-gains-far-right-affect-european-parliament-and-eu>

编译：王昕怡

12、《报业辛迪加》：七国集团不能忽视非洲

6月12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赞比亚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Hakainde Hichilema）的文章《七国集团不能忽视非洲》。文章对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进行了分析。自从巴巴多斯总理米亚·阿莫尔·莫特利和作者本人呼吁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的全球金融体系以来，已取得重大进展。具体包括：富裕国家已经开始将特别提款权（SDR）重新分配给需要的国家；多边开发银行（MDB）也开始实施改革，且气候变化的影响得到了特别关注；世界银行在新的贷款协议中引入了“暂停条款”，允许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暂停债务偿还。然而，七国集团领导人需采取更多行动，应对气候危机、全球饥饿和极端贫困。具体来说，七国集团一是应集中精力补充国际开发协会（IDA）的资源，确保IDA的第21个融资周期（IDA’s 21st funding cycle）得到充分资助；二是引入一种新机制，使特别提款权发挥作用；三是支持混合资本计划，为非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四是扩大暂停条款的使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意义的救济。最后，文章总结称，这些是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第一步，七国

集团还应着眼于长期改革，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公共投资水平，为建立更绿色、健康、公正的世界奠定基础。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7-must-help-africa-with-ida-replenishment-pause-clauses-reallocate-sdrs-by-hakainde-hichilema-2024-06>

编译：叶如静

13、《政客》：乌克兰面临的不全是坏消息

6月11日，《政客》网站发布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霍华德·沙茨（Howard J. Shatz）的文章《乌克兰面临的不全是坏消息》。作者认为，西方盟国终于兑现承诺，向基辅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武器和安全协议，现在乌克兰在战场上还有更大的指挥自由。同样重要的是，乌克兰在其他方面积聚动力，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计划更紧密地与跨大西洋共同体联系。本周在柏林举行的乌克兰复苏会议可能会进一步提振乌克兰的前景。截至目前，尽管战争造成了损失，但乌克兰的经济决策维持了该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乌克兰加入欧盟面临的挑战是需要透明度、反腐败和法治改革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欧洲方面，欧盟于今年2月批准了为期四年的540亿美元赠款和贷款计划，其中100亿美元用于投资框

架，旨在吸引 430 亿美元的额外融资，从而将该计划的总价值提高到近 1000 亿美元。美国对乌援助也不断加码，一是签署《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为乌克兰拨款近 610 亿美元，其中约 500 亿美元与军事有关，110 多亿美元用于经济援助；二是明文指出将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转让给乌克兰；三是批准《回购法案》，允许扣押俄罗斯主权资产，以便将其重新用于乌克兰，这一法案有助于刺激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采取类似行动。然而，即使有这样的支持，乌克兰仍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迫切需要防空系统和更有效的士兵训练动员等。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kraine-allies-weapons-country-russia-kyiv-battle-boost-western-support-aid-economy-war/>

编译：杨奕萌

14、意大利智库：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欧洲右转

6 月 10 日，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发布副总裁安东尼奥·维拉弗兰卡（Antonio Villafranca）撰写的评论文章《欧洲右转》。文章指出，最新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中间派力量被削弱，欧洲人民党和社民党党团仍占据多数，但是右翼势力增强。法国和德国国内的执政联盟均在此次选举中遭受

重创，奥地利、塞浦路斯、希腊和荷兰等国的极端保守和民族主义政党实力上升，全欧洲近五成选民未投票。疑欧派势力增强很大程度源于欧洲通胀高企、移民问题严峻、乌克兰危机延宕和绿色转型成本高昂等问题，但右翼势力能多大程度以及如何影响欧洲未来仍待观察。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对选举结果表示欢迎，认为这表明支持稳定而强大的欧洲的中间派力量依然占据主导，并将在七国集团峰会、国际和平会议等多边论坛上演讲以争取多方支持和连任。总体看，尽管中间派仍掌握议会多数席位，但中间派党团和右翼党团的内部分歧以及欧洲右转的总趋势将冲击欧洲一体化。此外，鉴于许多欧盟决策权依然由成员国把控，法国、德国等国的右翼势力增强或将增加未来欧盟达成共识的难度，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潜在可能进一步增强欧洲未来的不确定性。

<https://www.ispionline.it/it/pubblicazione/leuropa-a-destra-177185>

编译：王一诺

15、CFR：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将如何改变欧洲？

6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刊登欧洲问题研究员莉安娜·菲克斯（Liana Fix）的文章《欧洲议会选举

结果将如何改变欧洲》。文章认为，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席位较上届有所增长，加深了欧盟内部的分歧，破坏了法国政治稳定。一方面，法国极右翼反对党国民联盟在选举中超过执政党复兴党，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计划于6月30日和7月7日选举。部分民调显示，马克龙所属的复兴党将失去一半的席位，国民联盟的乔丹·巴尔德拉或成为下一任总理，法国可能再现“左右共治”的政治局面，从而削弱马克龙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极右翼政党扩大了其在欧洲议会中的影响力，在议会中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极右翼政党已在荷兰等国占据主流政治舞台，并在移民问题等议程上掌握话语权，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EPP）是否会和极右翼政党进行合作，值得外界关注。文章强调，冯德莱恩在移民政策等议题上受到来自右翼和左翼政党的批评，但由于欧洲人民党的支持，她很大程度上能够连任，并在下一任期中进一步继续推进欧洲绿色协议、欧盟安全政策等议程。

<https://www.cfr.org/in-brief/how-will-eu-elections-results-change-europe>

编译：黄天驰

16、《外交政策》：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

6月10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其专栏作者亚历山德拉·夏普（Alexandra Sharp）的文章《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文章指出，在2024年6月8日举行的欧盟议会选举中，传统的主流政党以微弱优势取胜，极右翼政党势头强劲。其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崛起最为明显，反对党领袖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右翼政党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赢得31%的选票，而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Renaissance）的得票率不足15%。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在选举后宣布辞职，因其领导的荷语开放自民党（OPEN VLD）的排名跌至第九位，远远落后于右翼的新佛拉芒联盟党（NVA）和极右翼的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德国的极右翼政党选择党（AfD）得票率接近16%，在该国位列第二。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率领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在欧洲议会的得票率增长了四倍多，赢得了约26%的选票，使其成为全国最大党。奥地利极右翼的自由党获得了近26%的选票，历史上首次在全国投票中名列榜首。荷兰的反移民自由党庆祝其在欧洲议会的席位从一个增加到六个。然而，并非所有右翼政党都表现出色，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领导的民族

主义政党菲德斯（Fidesz）赢得了最多选票，占 44%，但也低于预期。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领导的中间派政党公民联盟（Civic Coalition）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右翼的法律与正义党(Law and Justice)。保加利亚的中右翼政党欧洲发展党(GERB)在 6 月 9 日的临时选举中战胜了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复兴党。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6/10/european-parliament-snap-elections-macron-france-national-assembly-de-croo/>

编译：王菁林

17、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乌克兰的复苏刻不容缓

6 月 7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刊登了俄罗斯和欧亚计划副主任、乌克兰论坛负责人奥里西娅·卢采维奇（Orysia Lutsevych）的评论文章《战争仍在继续，但乌克兰的复苏刻不容缓》。文章指出，乌克兰受到广泛破坏，重建需要巨大努力，如果没有恢复资金和国内改革，乌克兰的恢复能力将面临风险。首先文章指出，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设施受到破坏，重建估计需要 4860 亿美元费用。随后文章指出，即将在柏林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URC）旨在解决紧急重建需求并增强乌克兰在持续冲突中的抵抗力，会议主题

包括恢复能源供应，乌克兰民间社会在重建工作中的积极参与，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以及退伍军人融入社会的必要性。文章特别强调确保乌克兰生存和获胜所需的财务和技术支持。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6/war-rages-ukraines-recovery-cannot-wait>

编译：邹悦灵

18、CSIS：人工智能的真正风险在于管制阻碍创新

6月11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普利兹克主席兼战略技术项目主任詹姆斯·安德鲁·刘易斯（James Andrew Lewis）的文章《人工智能的真正风险》。文章指出，如果只偏重关注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将损害其对经济增长、研究和创新可能带来的贡献，这是当前该领域更值得关注的风险。当前诸如“人工智能导致大规模失业”、出现“杀手机器人”“人工智能觉醒”等担忧基本缺乏依据。目前散播关于人工智能的焦虑，可能因为部分人需要发表极端言论吸引公众关注，部分商业巨头希望利用监管来让潜在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以及国际局势的紧张化导致国际社会的普遍焦虑等。文章指出，目前各国对人工智能的担忧较

多，且对其限制性规则更多基于对潜在危害的预测而不是实际危害，出现许多不合理的合规负担和对中小企业的进入壁垒，这可能损害该领域的创新。过去三十年，欧洲的数字技术法规为创新者设置了障碍，导致欧洲缺乏科技巨头和独角兽企业；而如果人工智能的管制也过于严格，会导致世界损失许多发展机遇。逃避技术的社会将失去进步的机会，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如何最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来加速创新。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al-risk-artificial-intelligence>

编译：雷文聪

19、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中荷关系中的技术去风险化

6月6日，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刊发其高级研究员马埃克·奥卡诺-海曼斯（Maaïke Okano-Heijmans）和研究员维拉·克拉嫩博格（Vera Kranenburg）的文章《中荷关系中的技术去风险化》。文章指出，荷兰对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只关注经济效率转向关注经济安全。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审查在荷兰的重要性上升，中国是荷兰经济安全政策范围扩大的关键原因。美国在提高各国的经济安全意识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欧委会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为荷兰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推出新

的出口管制提供了辩护理由。2019年，荷兰政府将其对华政策总结为“尽可能开放，必要时保护”，这已经表明保护逐渐占据上风。文章认为目前荷兰的对华政策可描述为“在必要时进行保护并投资于先进技术”。尽管荷兰政府不再将优先考虑开放经济和成本收益的市场思维奉为圭臬，但是荷兰并没有完全抛弃市场思维，力图在经济安全和开放之间取得平衡。荷兰政府是自主开放战略的支持者，其经济安全政策涵盖《2023年欧洲经济安全政策》强调的保护、促进和伙伴关系三个方面。2024年1月，荷兰明确了十个关键部门，半导体和量子技术尤为重要。荷兰还将对芯片制造和海运制造业进行投资。荷兰政府近年来还加大了其他领域的投资，以加强荷兰的信息基础、深化与可信赖合作伙伴的合作以及支持荷兰的私营部门和研究机构。对华政策方面也提出了若干新举措，如巩固两国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和建立中国知识网络。最后，荷兰还加强了同印度、印尼和非洲等伙伴的合作。鉴于荷兰新右翼政府对欧盟持批判态度以及欧洲议会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荷兰未来政策的走向面临不确定性。作者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荷兰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投资于自身先进技术，以及能否继续成为欧洲领导者集团的一员。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technological-de-risking-netherlands-china-relations>

编译：黄辉平

编译：邹悦灵、黄天驰、王一诺、高歌、黄辉平、雷文聪、
王菁林、孙至善、盛邵萱子、杨奕萌、王昕怡、叶如静、宋
琳琳、叶丽娜·叶尔兰、刘嘉滨、赵英慧、周正、曾星月、陈
芳芳、陆逸沛、高隆绪

审稿：姚锦祥、苏艳婷、贺刚、申青青、张丁、郑乐锋